

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五種

懇親會

上海商務印書

懇親會

葉紹鈞

登場人物

黃隸青 小學校長。

邵柳村 園藝家，穿西服。

畢宜 女教師。

秦佩瑜 教師。

朱信卿 老商人。

布景

小學校裏的休息室。後方的門通到集會的會堂。左面全是玻璃窗。窗外有濃綠的樹木，初夏的陽光，和繁喧的鳥聲。右面也有門通新闢的農園。室中陳設簡單。

而雅致，足以娛心。

此時正是學校裏開兒童家屬懇親會的時候，

畢和秦靠着室中一張長方桌子坐着。

秦（放下手中的報紙，取出錶來看。）時候到了，還不見一個人來。

畢（前天我到他們家裏去邀請，他們都回答我要來的。）

秦（他們不好意思當面回絕你。）

畢（不信。）停一會兒，也許都會來的。守時刻的習慣大家沒有養成，當然不能

獨怪他們。

秦（我想，而且並不見得是玄虛，今天來的家屬一定不會多。他們和我們已成爲

仇敵，止差不會打架。）

畢（這是完全由於彼此隔膜的緣故。在今天這個會裏，我們總希望打破這一層

隔膜。

秦 (搖頭) 難……難……

畢 爲什麼？

秦 他們不贊成我們遷移人家的墳墓，更不贊成我們教兒童在農園裏工作，恐怕這層膜止會愈結愈厚。

畢 但是他們沒有正當的理由，他們沒有深遠的眼光。

秦 他們自有他們的理由。他們都有祖先的崇拜，已經固定的墳墓裏面埋藏着祖先的骸骨，看得比什麼都鄭重。如今我們開闢農園，要遷去那些墳墓，驚擾裏面的骸骨，他們以爲是最難忍受的事。所以不單是那些骸骨的子孫，幾乎是全鄉的人都來反對我們。

畢 他們怎不想這片空地是我們學校裏的餘地，他們的埋葬原來是一種侵佔

的行爲？

秦 他們以爲我們的行爲才是蠻橫無理到極點的，他們不說我們遷移，只說『發掘』，相形之下，他們的侵佔行爲竟輕微到極點，幾乎不成問題。

畢 終竟給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戰勝了他們。

秦 然而外間的話很不好聽啊！他們說，黃隸青自己愛舒服，發掘了人家祖宗的坟墓，在學校裏造起花園來，專供教員們享樂，我們也得去發掘他的祖墓！這不
是……

畢 （感慨）像黃先生這樣的人竟使全鄉的人民都看他做仇敵似的！他和人家從不會有什麼糾葛，對人家總是很真誠的、很和善的，卻得到怨毒和譏嘲的酬報。

秦 我喜歡直爽地說，黃先生自有取得怨毒和譏嘲的原因。

畢（驚異）他不見得有什麼隱秘的壞處吧？

秦（急於辯白）不決！不決！他不到茶館，不到酒館，不常同外邊一般人接觸。他到人家去應酬，從不肯因主人的勸請，碰一局『賀』，打一局『撲克』。人家就當他是驕傲，鄙夷一切，漸漸地同他距離，直到明白顯著地反對他。其實處世本不是這樣的。像我踱上街市去，不論是誰喊住我，（效市井聲氣）『秦先生，喝碗黃湯去，』我就買些燻田雞或是醬蒿苳同他在醬園裏的缸蓋上一起喝黃湯。有時坐在茶館裏，人家對我說，（發聲略低）『我們三缺一，你也入局罷，』我就答應了他們，無事消遣，原來是可以的。所以我就很少有人反對。總之，一個人的行為過於高超，決不是可以得到快樂的。

畢（沈思有頃）黃先生陪這位邵先生去看農園，他們還不回來。

秦（很感興味）我們這一個農園若照我所想的辦法，一定可以弄得非常之好

的。

畢 怎樣？

秦 我先說照我們現在的計劃十分之六七是辦不好的。兒童的能力何等地微小，種植的經驗我們又大家都缺乏，似乎玩耍，似乎正經地做下去，那裏會有好的結果！

畢 照你的計劃怎樣？

秦 我以為可以招一家專種菜蔬的人來這裏承種。要種什麼東西由我們支配，生產品全歸他們。平常他們有一畝地，一家的男女老小勤勤儉儉地工作，拔了這樣種那樣，就可以夠一家的吃用，現在我們這裏有五畝地，我想樂於應募的一定充滿於鄉間，可以由我們嚴密地挑選呢。這麼，我們的農園不是可以長久很好看了麼？

畢（默然有頃。）兒童沒有弄過園藝，開頭時當然不能有很好的成績。但是這個一定是他們所喜歡的，那就很容易見成效。他們由自己的勞力，栽培出許多鮮美甘甜的花卉和蔬果供自己享受，開闢出一個優美醉心的境界供自己游息，（興奮的笑。）他們的心靈要飛升……飛升……超出於地球了！若是招募別人來承種，他們就退居於旁觀的玩賞家的地位，一樣一朵花，一棵菜，就沒他們自己種出來的那麼香美甘甜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我們這個農園的創辦，還是因為他在教育上的價值。

秦（起立，靠窗外望。）那自然不錯。倘若單為我們那片地着想，我的辦法倒是可行的。（躁急。）外面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人到來！我猜今天的來客至多不過一二十人，雖然有近二百多個學童，一百三十幾家學童的家屬。（走入會堂裏去。）

（畢取出預備着的演說稿，極審慎地看下去，輕輕地誦讀。如是約半分鐘。黃和邵從農園回來，入室。）

邵（非常得意）這地方好極了！這個出於我意料之外！

黃（興奮而熱忱的笑容）請你給我畫出來，我急欲看你胸中的圖樣。（他們都坐了。黃隨手取一張報紙授邵。）就畫在這空白的地方罷。（向畢。）他說照我們的規劃是非常可惜的，他已有更好的、藝術的圖樣在胸中了。我們看他畫罷。

畢（將演說稿藏好，起立，表顯熱望的神情。）更好的、藝術的，這是我們的希望呵！

邵好極了！好極了！（從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。）我們且慢着畫，先容我說明了照你們的規劃，為什麼便是可惜。

黃 當然要請你說明。

(畢重又坐下)

邵 你們開闢這農園，不是一方面教兒童學習農作，一方面要他們享受美感麼？照場地上所畫的石灰線看你們的規劃，知道你們是根據了農田的式樣而着想的。須知現在的農田不是藝術化的東西。(將鉛筆在報紙上隨意地劃)縱橫交叉止容一個人走的田岸，一方一方呆板如文格的田畦，只不過都市集中和都市擴大的標識罷了。當農人們受了物質上的壓迫，還要受精神上的損害，並享美的權利也被剝奪，這未免太不公平。所以我們若是從事農業，不單要改良種植的方法，還要改良區劃的圖案。尤其是學校裏的農園必要雙方都注意到纔好。我們要着眼於將來啊！所以我不贊成你們的農園採取現在的農田式。

黃 我們應得要改良，確然應得改良！

邵 你們這片平地真是天然美麗的地方。那裏三面都是水。西北一角河面最寬闊，河水活活地流着，這是何等深妙的意思。我們應將這一角的好處完全表顯出來。但是，對岸那些坟墓可以想法麼？他們錯雜而緊密地排列着，充滿着死滅和散亂的氣象，農園的全體的精神就給他們破碎了。

黃 那是鄉人公認的叢葬的地方，所以貧苦人家都到那裏埋葬。葬得沒有空隙了，——像現在的樣子，——才擴充到我們的餘地上來。

邵 （忽有所悟，即畫於紙。）這是對岸的坟墓。（畢立起俯視，黃亦注視。）我們替他們沿河種這麼幾行樹。這不至於招反對吧？

黃 不但不反對，而且一定樂意，雖然嘴裏不說。他們本來沒有一棵樹在他們祖先的坟墓上。

邵 那就好。這許多樹長成之後，從這一岸望去，就止見深深的樹林，不見累累

的坟墓。（隨畫隨說）這是一條河。（修改）這裏沒有這麼闊。我們農園的門在這裏——不是麼？

畢 似乎還要偏左些。

邵 應當是這裏了。從門的地方起，可以開這麼一條極闊的砂路，沿着北面的河濱，更圓圓地折轉來，沿着西面的、南面的。這個農園享有的天然的幫助就是水，我們須會得利用水。現在沿河築路，就可以總攬三面的水的情趣，路的兩旁都種法國梧桐。三年之後，（神情灑然）在綠蔭中散步，多麼有趣。

黃 （笑）有趣！

邵 這裏沿砂路，（畫好後更畫並行線）可以做花墩或是菜圃。這裏安置涼椅，就差不多坐在花葉叢中，眺望遠景和夕陽，更是非常地適宜。兩棵大銀杏樹不是在全園的中心麼？樹下一畝地作草地，要修理得整齊而潔淨。這南面的河水

較狹，對岸又是些參差錯亂的民房，更遠便是那狹小可憎的市集，實在是全園的一個缺點。但是不妨，我們可以在那裏栽種果樹去修補他。（又畫並行線，畫罷，將鉛筆擊桌。）這就行了，非常簡單，卻非常優美。

黃 這個圖樣比我們先前的好得多了。我早知我們的規劃難以通過你的眼光。但是我們樂於受你的批駁和修正。現在我們的農園是更進一步了。（取圖稿欲細看。）

邵 （按住圖稿，將鉛筆指點。）現在河岸一帶，都是錯落凹凸，顯出人工未施，天然力激盪的痕跡。我們須一律做成斜灘，和垂直線成四十五度的角度，上面也鋪蓋『草皮』。這才覺得整齊而不惡俗。

畢 照邵先生的一切規劃，實在並不要多費金錢，止須加以人力。我們有十分的人力，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更好的、藝術的農園。（坐，悠然遐想。）

黃 人力我們有——我們原是整備着努力的。（取圖稿細看。）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，看着河水是不息地流動的，草木是生生不已，沒有一刻沒有新機的小鳥會得歌唱，叫出宇宙的微妙，輕雲會得舞蹈，構成美麗的畫圖。從知環繞我們的凡物，無不活動、新鮮、快樂、優美。

邵 這是你的哲學。

黃 獨有環繞我們的人，卻絕然相反！他們的身體，他們的心靈，止充滿了幽鬱、怨恨、訕笑、誹謗、疑猜、怠惰、醜惡、衰弱、腐朽、死滅……說不盡。他們固然自認為人，我止認他們是那些名詞的集合體。我非常可憐他們，當然也可憐我自己——我和他們，他們和我，終竟是互相依伴的伴侶啊！他們沈沈酣睡，我恐他們晏起，誤了工作，就有喚醒他們的責任，但盡這責任是很勞困的；我又有一觸處生阻的焦慮。論理這個生命也無味極了，够可憐了，值得咒詛了。然而我不願咒詛，我終欲

努力。我們的力自然能爲我們祝福。我們一天一天地生活，別的且不說，總欲享受一些快樂。我們的努力，無非欲由力的祝福嘗一嘗快樂的滋味。我獨怪他們竟不欲享受快樂！

畢 這是你主觀的見解。在他們也樂其所樂。

黃 確然如此。

邵 (激勵) 隸青你既有這樣的決心，你就準了你的意思做去。我知凡所做的一定全是祝福。

黃 我是打算這樣幹。便是今天這個懇親會，就因爲學童的家屬不贊成我們教他們的兒女去農作。他們說，『我們止欲讀書，並不要種田，』有幾家竟不放兒童到這裏來，改入他校去了。他們這樣地不了解，硬反對，我們終欲請他們來，指點給他們看，極真誠地告訴他們農作是什麼意思。我相信人和人之間大體總

是相同的，止須揭破隔膜，就可以互相融和而爲一心。我又信等待大家覺醒了，然後一齊進取，是沒有期限的。止有先覺醒的拖着未覺醒的快跑，那怕他們不願意，連路亂罵。又像蜒蚰生來是行得慢的，叫他一點鐘走一百里路，無論如何辦不到。止有將他捉上火車，叫他躲着。一點鐘之後，他雖然沒有動，但終究進行了一百里了。

（邵畢都笑。）

邵 蜒蚰乘火車，奇想！詩人聽見了，也許可以寫成一首好詩。

黃 （忽有所思，取出錶來看，更作靜聽狀）現在是三點三十五分，過開會時刻三十五分了，外面還是寂寂的！

畢 （走到會堂門首，開門而望。）止來了一位老先生。（退。）

黃 （感觸。）今天的來客不會多了。我們一樣的一腔真誠，一樣的一番說話，希

望多來一個就多一分效力。

邵 邀請了他們會這樣？

黃 他們有一種特性，唯有看兒女教育的事最是輕藐忽略。也不問兒女的身心是不是逐漸發育，也不問兒女的行動習慣是不是趨於良善，年歲到了，將他們送進一個學校——不論什麼學校——便是唯一的經心。至於這個學校教師是怎樣，功課是怎樣，一切設備是怎樣，他們認為不當過問的，——決不會湧現一秒時在他們的腦子裏。

邵 你們開闢農園，教兒童農作，他們卻又很起勁地反對了？

黃 他們有列代傳下來的老例，他們有閱歷得來的成見！凡是老例和成見以為不必過問的，他們再也不去多事。倘有一件事，不幸與老例成見相反，他們就要拚命地力爭，比什麼都起勁。